

◇ 内页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每年回乡村的家过春节,我都会选个晴和的日子,独自重温旧时信件。这是我的珍藏,是最后一批贴有邮票的信,先是八分,后来长到两毛、八毛。这些旧时鱼雁,曾给我带来多少远方的抚慰、柔情和欣喜啊。它们翻山越岭、跨海渡江,为的就是在我这里筑巢。它们各自前来的远,是最远的远,和思念一样远。

这些日渐蒙尘的信件,在新春和煦的阳光照耀下,散发出花束一样的馨香,每年都火焰般温暖着我的身心。我逐一打开,仔细阅读。从第一个字开始,感觉一颗漂泊的心,逐字逐句地被文从字顺地安然划到岸边。而已往生命中艰难的跋涉、青春的血泪,甚至一种倏忽而来的情怀,有如天光云影,在字里行间荡漾。

旧时鱼雁

回想起来,把一封信写好,在一张白纸上将自己彻底清空,那真是一种全身心的释放。然后贴上小小的邮票,投进路边的邮筒,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好和遥远。若干年前,当这些飞鸿或轻快、或沉重地穿行在路上,我们的心也在路上。在路上,这有多好,一个期待着的心灵自然是在路上的。我们可以想象,在这文字佳酿抵达的那一端,定会有人饮得酣畅淋漓。

谁没有过去的悲欢离合?谁没有过去的是非恩怨?重读这些当年曾在心中激起波澜的信件,我有时会不自

觉地怀疑,它们真是写给我的吗?有那么多人在诉说、梦呓、自言自语、患得患失,仅一句话的噩耗,连篇累牍的喜讯,幸福和悲伤,牵挂与憎恨,所有对立的事物现在都从震荡回到了宁静,仿佛台风的中心克制住的风暴,席卷我又稳稳地托着我上升。如果我在这些旧日的信件间酣然入睡,将会梦见什么。

虽然有些人就这样散漫地相识和分手,有些事就这样平淡地经历和结束,用不着记忆去小心珍藏,但当我独自留连在这些写满岁月不居的信件间,依然会对生命本身激荡起一种感恩的心情。我也知道,感恩不是对报答的渴望,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助人为乐,更多的时候,感恩或者只是相对于遗忘的记忆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《田教授的二十八个保姆》。剧中,为了照顾腿受伤的田母,田教授家相继请了二十几个保姆,这些性格不一的保姆把田家人正常的生活搅乱了。当时,我觉得很夸张,没想到,20多年后的自己,为请钟点工,也犯起了愁,居然也先后换了七八位阿姨。

9年前,女儿出生,我们的生活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她身上。我一直有个宗旨:家务活可以请阿姨干,孩子一定要自己带。在这个指导思想下,钟点工步入了我的生活。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对钟点工稍微有点偏见,总觉得大小处都要防着点她们,最怕她们偷懒。不过,我是幸运的,换阿姨不算少,但大部分都很好。

要说最舍不得的,是因为搬家而不得不换的那位阿姨了。阿姨姓王,河南人。那时,我家正处于换阿姨高峰期,有几位做得合适的阿姨,都因为各种原因回了老家,还有一两人因为手脚不麻利被辞退了。那时的我,为了请个合适的钟点工,有点一筹莫展。

那天,河南人王阿姨来了,第一天干活,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勤快,拖地、洗碗、洗菜,手脚麻利。王阿姨话不多,看起来也没啥花花肠子花花语。到我家

想念钟点工

就埋头做事,跟她不相关的事,绝不多嘴,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很不错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王阿姨确实是个好阿姨,干活儿会动脑筋。很多事都想到我们前面了。天气暖和了,她会主动洗拖鞋;女儿专用的小马桶,一周洗一次,绝不会忘,而且还会挑她去早教的日子洗,这样也不影响使用……

那几年,钟点工的价格水涨船高,但王阿姨很少和我们谈涨价的事,直到我们准备搬家前不久……有一次,过年回来,看她几次欲言又止,问她什么事,她才终于脸涨得通红地说:“我知道你们快搬家了,但实在是不好意思,现在阿姨的行情是有点高了。”还真是,王阿姨在我家做得久了,我都不领外面的行情了,不管是否临近搬家,马上加工资。

说起搬家,我其实最不舍的还是钟点工王阿姨,现在,要找到一个顺心顺手的钟点工不容易。王阿姨其实很早就“轧出苗头”我们要搬家,但她多次向我表态:“没法跟着我们去新家干活,但一定会站好最后一班岗!”

打包和搬家都是在夏天进行,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。因为家有俩娃,奇缺人手。王阿姨主动提出,待我们搬走后,她来帮我们一起收尾:洗窗帘,再把冰箱、洗衣机等以前很少搬动的大件好好都擦一下。这让我感动不已。每次回老屋打包,都会有惊喜:窗帘洗好、晾干,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打包箱里;浴帘也刷洗得干干净净,晾干后整齐地放好,最后连衣架、夹子也都收好放好。我家的冰箱自买了放进厨房后,三边靠墙靠柜子,再也没挪开过,这次搬家清空了冰箱,王阿姨把冰箱挪了出来,彻底擦了一遍。在新家整理东西时,我几次发现东西不见了,也搞不清是搬家途中丢了,还是落在老屋里了。灵机一动,打电话给王阿姨。王阿姨是个热心肠的人,下班后,特地去老屋帮忙找东西。

“十根手指有长短,荷花出水有高低”,对待大多数钟点工,我们要有一颗宽容心,他们来到陌生的环境工作,有一个适应和磨合的过程。后来,我家又来了新的阿姨,现在我们已互相熟悉适应。后来因为疫情,阿姨又请假了。不过这之后,俩娃也长大了,如今,休息天和假期,我也开始让他们一起干些家务,作为一种劳动教育吧。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

劫诗?笑话。这年头谁干这馊子事。抢银行还差不多。

我的一位作家朋友,已小有名气。他儿子读中学,刚到一个新的学校上学,同学们问他的父亲是什么职业,他自豪地说,他爸是作家。谁知同学们“轰”地笑了起来,不屑一顾、甚至鄙视的神色。我听了,直想淌眼泪。

闲看水浒,是从一个“劫”字开始。有几个人精心谋划,劫了生辰纲,也从此走上万劫不复的路。直到最后,还是一个劫字,多少英雄豪杰,被劫了性命。

中国几千年历史,何尝不是与劫有关。皇帝高位,觊觎的人不计其数,一不小心,不仅被劫了位,还被劫了命。花花世界,也是与劫脱不了干系,每日里不是劫财,就是劫色。印度一公交车上,一女子居然被公开劫了色,还被劫了命。

但有一种抢劫行为,却是闻所未闻。

中唐有位诗人,叫李涉,为避战乱,欲去江南。一次从安庆过长江,忽逢大风鼓帆,一伙强盗突临船头,数十人手持兵杖。盗首浓须大眼,身材魁梧,虎虎生风,厉声呵斥:“来人是谁?

劫诗

金银财宝留下,或可留你性命。”

李涉是大学问家,人称李博士,哪见过如此阵仗。李涉的随从更是胆战心惊。只听随从从哆哆嗦嗦地答道:“我家大人是李涉。”盗首毕竟是在江湖上混的,一听是李涉,慌忙抱拳作揖:“原来是李博士,得罪得罪。小人岂敢劫物,但乞李博士赐诗一首。”

李涉看此情景,已是十分惊慌,哪敢不答应,立即拿起笔来,当场作诗一首:细雨微风江上春,绿林豪客也知文。相逢不用相回避,世上于今半是君。

这诗里明显有讽刺之意。可盗首接诗,十分欢喜,马上宴请李涉一行,好好慷慨了一番,最后还送了许多礼物。李涉忍不住问道:你为何在此占山为王,落草为寇呢?何不到朝廷效力,发挥英雄用武之地。盗首一听哈哈大笑:当今皇上昏庸无道,小人把持朝政,李家王朝气数不远。更何况兵荒马乱,民不聊生。做个山大王,或许能够苟延残喘。

李涉是唐宪宗李纯之孙,是正宗

王室成员,听来浑身冷汗直冒。

郑板桥喜欢喝酒。一次在酒桌上答应给人画画,时间一长也就忘了。可那个人偏是一根筋。某天晚上,气势汹汹来到郑板桥家要画,并质问道,郑先生,你一点不够意思,欠我的画至今也不给。这哪是求画,分明是来抢劫。俗话说的好,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。郑板桥摇了摇头,不得不拿出一幅《兰竹石》图。瞅瞅正好有块空白处,便信手题诗一首:细雨微风枝上村,绿林豪客暮敲门。相逢不用相回避,翠竹芝兰画几盆。诗里满含讥诮和自嘲。可那人哪管得许多,得画如获宝,兴奋而去。

快到端午节了,我想起传统文化。但一想到现在什么都贵,只有文化最不值钱,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现在的文人苦思冥想,一天也就弄个千把两千字,经过再三修改,然后投到报社杂志,大多石沉大海。偶尔登了出来,倒是兴奋,接到稿费单子一看,52元。喝西北风去吧。呜呼!岁月光阴已磨掉。

这个社会,真应该少点劫财劫色、劫位劫命,多一点劫诗劫文、劫字劫画的事儿才好。或许众人能在一个劫字里找到自省,也未可知。